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九十一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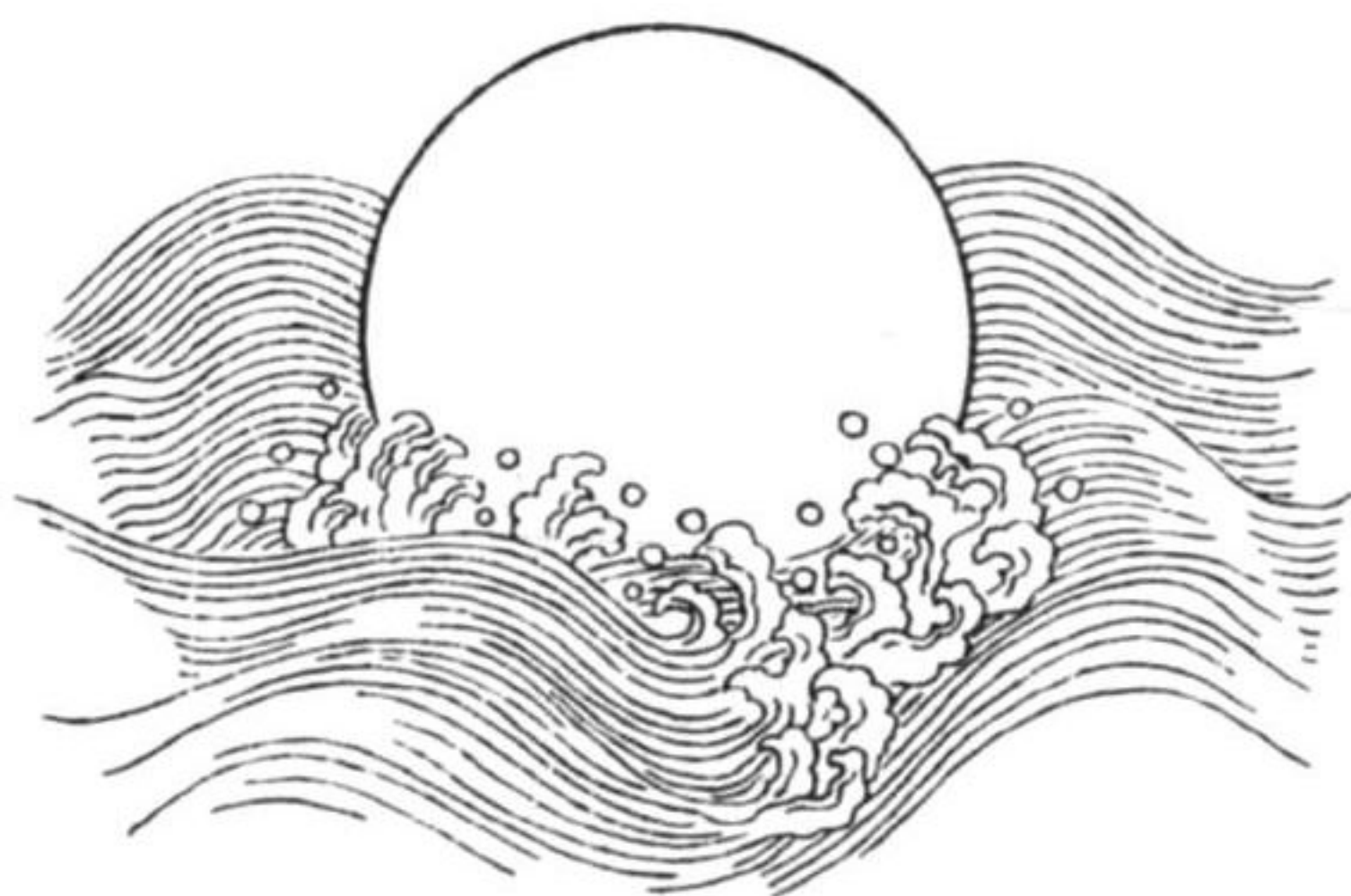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九十一冊

黃山書社



(明)高拱著

高文襄公文集十五種

清康熙籠春堂刻本

康熙己巳重刻

遵依原本

病榻遺言

龍春堂藏板

病榻遺言卷之一

新鄭高拱著胞侄曾孫有聞重刻

顧命紀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脫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

二日出視朝既鳴鐘百官入班臣拱暨

張居正自閣出北上過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

病榻遺言

卷之一

一

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二臣疾

趨至乘輿所前

上已下金臺怒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臣至色稍平以手執臣衽甚固有欲告

語意臣即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臣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上還宮爲是

上稍沉思你送我臣對曰臣送

皇上

上於是釋衣衽而執臣手露腕以瘡示臣曰看

吾瘡尚未落痂也隨上金臺立

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

福爭奈東宮小裡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

一搥臣手臣對曰

病榻遺言

卷之一

二

皇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曰是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臣當依法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

聖懷

上不答良久嘆語臣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

生你怎知道於是執臣手行入

皇極門下丹墀

上呼茶於是內侍設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

乾清宮門臣不敢入

上牽臣手曰送我既得

旨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坐猶執臣手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

病榻遺言

卷之一

二

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踴躍不

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

叩頭辭出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

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有 旨上來遂上

殿至榻前

上已升座二臣跪承 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

下是預備後事 卿等詳慮而行臣等叩頭

出仍在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

傳

旨着高閣老在宮門外莫去 拱 卽語張居正曰

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爲公矣公當同留

吾爲奏之隨語內侍曰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病榻遺言

卷之一

四

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臣拱 卽內侍奏上

曰

祖宗法度甚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

晝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

敢去當出 端門宿於西闕內臣房有

召卽至有傳示卽以上對舉足便到非遠

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闕內臣房宿臣夜不

能寐披衣坐候掖門開卽入候 起居日

數次明日亦如之既傳

聖體稍安臣卽上札子曰臣聞

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尙

朝宿不散宜降

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晝夜在

內不敢去卽擬

旨上請

上以爲然卽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

臣等日問 安如初又四日

病體遺言

卷之一

五

上覺益平愈臣 問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

安

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

也慟哉至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無所告語

矣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召內閣臣拱 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

乾清宮遂入 寢殿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以

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

病體遺言

卷之一

六

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卽哭奏曰臣

受

皇上厚恩誓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

能止

兩官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

以出嗚呼慟哉拱見得居正與保內外

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為故有誓死之奏

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

上崩拱等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

喜色揚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

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是

日已刻傳 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

病榻遺言

卷之一

七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矣

而已時傳

旨是誰為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為之謀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惶

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

閣中官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

保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

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

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

報出人心大駭以為宦官安得受顧命且

此

詔

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

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為吾乃受顧命之人

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為而莫敢誰何也然

不知二 遺詔者皆居正所為前月十六

日忽報

病榻遺言

卷之一

八

上疾重閣下宜赴 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趨

入至 恭默室迤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

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

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答云

與馮公公即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

我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

居正面赤惶怖遽答云乃 遺詔事耳

拱默然以為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眾而

處獨奈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

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

待看至是 拱奉

遺詔又得

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
爲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
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
盤據窺伺

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
卽傳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以歸之而

病榻遺言 卷之一 九
托其爲主於內以蔽

主上威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欺

先皇之既崩歟

今上之在幼亂

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
大事嘻亦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
靈

祖宗

先帝有知必然鑒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能成

文居正凡欲有所爲必捏

旨寫與保瞞

皇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擬當行者乃卽以
爲

聖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欲害人則害人
惟其所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爲不知以
爲出自

上意我無可奈何也此事以爲當指鹿爲馬無
敢不言馬者朝臣被其威劫不復敢言矣

病榻遺言

卷之一

病榻遺言卷之一終

病榻遺言卷之二

予盾原由上

荆人爲編修時年少聰明孜孜向學與之語多所領悟予愛重之渠於予特加禮敬以予一日之長處在乎師友之間日相與講析理義商確治道至忘形骸予嘗與相期約他日苟得用當爲

君父共成化理渠曰若撥亂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旂卽

病榻遺言

卷之二

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才敏而性稍急若使吾贊助在旁效膏肓之義亦不可無聞者以爲確論且每向人云自交立老長多少學問見識其相稱許謂不在臯夔下此皆其初心也暨予爲司成渠爲司業予總校永樂大典渠爲分校予在政府渠亦繼入蓋久而益加厚焉至予爲徐氏擠排以歸凡三載亦各相望不忘庚午予蒙

召還閣至京時則渠與趙大洲相構日在魑魅

見予至喜曰公來吾可有倚仗若再一二月不至吾不能存矣而趙亦語予曰世所謂妖精者張子其人也乃備告以相構故予爲解釋乃各稍寧息旣乃見渠頓異往昔全以詐術馭人言語反覆無實人有不合者必兩利而俱存之怒甲則使乙制甲怒乙則使甲制乙欲其鬪則喚之使鬪欲其息則愚之使息使其柄常在我惟其所

病榻遺言

卷之二

二

爲而人皆固於其中不能自覺回互隱伏不可方物縱橫顛倒機變甚巧予乃嘆曰張別吾三載乃不能進德遂成斯人乎時予攝銓務進退人才而渠乃專假借凡子進一人必曰此吾薦之高老者也旣已收恩退一人則又曰吾曾勸止之柰高老不聽何而又以收恩焉蓋欲籠絡一世之人使之歸已而因以衆樹黨也而就中納賄無算此事人所共知予亦聞之然惟自慎

不復與言部事而已而安能止其假借乎
昔徐氏之去實渠嗾李芳爲之旣以示德
於我旣則又交通徐氏受其重賄而謂調
停於我在徐處則曰高實未忘情也在我
則曰徐可惡甚若在他入孰能堪之蓋以
兩利俱存獨持其柄之意辛未秋徐因一
通判送銀三千玉帶寶玩等物於渠渠受
之有松江人顧紹者知其事揭告於予證
據明白渠惶甚莫適爲居予爲解慰以爲

病榻遺言

卷之二

三

小人告訐不信而執紹付法司解回渠始
稍寧而稱我曰畢竟是公光明也然雖眼
底支吾而本情旣露相對甚難爲顏面於
是遂造言訕謗發意謀去我矣

荆人賣衆別走路徑專交通內臣陰行事
於內而司禮太監馮保者狡黠陰狠敢於
爲惡而不顧者也荆人傾身結之拜爲兄
弟諂事無所不至保有慧僕徐爵極所信
任卽陰事無不與謀荆人深結之每招致

於家引入書房共卓而食啖以重利惟其
所爲皆傾意爲之成就爵祿德之爲之幹
旋於內益固其交於是三人者遂成一人
而爵無日不在荆人所喘息相通荆人每
有意指卽捏

旨付保從中批出以爲出自

上意而荆人袖手旁觀佯爲不知此事已久予
甚患之而莫可奈何至是則遂與保謀害
我而又令其密黨嗾言官攻我賴

病榻遺言

卷之二

四

上信任我甚保計莫施而外亦無應之者會殷
閣老去任予具疏請內閣添人荆人卽
捏

旨付保証奏

上批出曰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添人朝臣皆
以爲

上之信任輔臣如此二老之見知於
上如此而不知荆人之爲也荆人之意予則知
之蓋彼方與保謀我又嗾言官攻我使再

有閩老在則旁觀有人不便今只二人在
閣則吾一被言卽當迴避而彼獨在閣則
可與保內外爲計以制吾之命此其謀至
潏然已有

旨將柰之何幸未正月

上有疾不視朝會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叅論
福建將官金科朱珏贓罪重大先該巡按
論劾兵部覆行巡撫衙門勘問

國朝二百年來曾未有巡按所劾行巡撫勘

病榻遺言

卷之二

五

問之理而巡撫何寬受二犯賄乃不屬按
察司而屬運使問亦曾未有運使問刑之
理二犯遂得輕縱然尙未結又各持金送
總兵戚繼光接受遂爲奏行取赴京聽用
隨准兵部咨行福建巡撫衙門將金科朱
珏督發赴浙江聽副將胡守仁督同選兵
完日統領往邊納賄招權支吾賣法情罪
甚重荆人見奏面如死灰賴有泚鬱鬱客
嗟不已日戚總兵已站不住了南兵不必

選罷連日皆然予不知所謂因訪之則此
事乃荆人之爲也荆人久招納戚繼光受
其四時餽獻金銀寶玩不啻數萬計皆取
諸軍餉爲之者又差心腹頭目錢珮等四
五人日在荆人宅聽用喘息相通倏忽而
至荆人極力庇護凡

朝廷機密動靜與士夫向背一言一動當時
卽知之此人所共知者金科朱珏富甚久
以賄投戚繼光門下前被論時卽納賄求

病榻遺言

卷之二

五

解而繼光遂引入荆人家各餽千金荆人
特令兵部覆行巡撫勘問而又作書何寬
令其出脫而繼光仍復取用實皆荆人展
轉爲之及見化中奏以爲化中知其底蘊
也故皇急如此然化中河南人荆人疑我
知之而不知此乃隆慶二年事吾尙家居
則何由知也又恐有人因而大發其事日
夜不寧旣力囑兵部題覆將繼光開豁不
問二犯胡亂了事而何寬則當吏部題覆

病榻遺言

卷之二

七

荆人不得已先餽予曰化中事公不知耶
予曰此事在予家居時化中在萬里外吾
何以知荆人曰吾始以爲公知也連日熟
觀公動靜公實不知矣今乃敢以情告二
將皆可用吾故扶持之欲得用也前兵部
覆巡撫勘乃吾意吾亦曾有書與何寬今
若如化中言吾何顏面願公曲處予曰彼
既有言何以竟不問今只令聽勘勘來便
好了也遂如此處荆人雖幸了此事而踪
跡已露心愈不安而謀我又愈甚令其密
黨布散流言於南北欲趁
上病不理事好喉保下毒手陷我其計無所不
至矣
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以後
更不復入予以爲
東宮幼而講官亦皆新人無慣熟者今只委
之講官而吾更不在側於心未安乃上疏
請

東宮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後不復入

臣竊惟

東宮在幼講官皆新從事恐有事未妥者何

人處之臣切願入侍而故典未有未奉

明旨旣不敢以擅入而惓惓之心又甚不容已

爲此謹

題望

皇上容臣等五日一叩請筵看視少盡愚臣勸

進之忠蓋舊日所無之事而特起者也

病榻遺言

卷之二

八

上允之乃荆人遂捏一

旨喉保奏

上曰

東宮幼小還着閣臣每日輪流一員看視緣

好

上曰也罷保遂出

旨行之

上止知爲保所擬而不知乃荆人之爲蓋荆人

爲此有二意一則欲於

上前見得我五日之請爲疎慢一則欲外人見我請五日而

上乃欲每日如此是我疏慢是

上意不然我做此模樣使人疑望揣摩好動手我也而又日輪一人不是通往則彼得以獨與保爲謀計更爲便也於是凡荆人入看之日則保必出在

文華殿東小房與荆人密語屏左右遠立不得聽聞

病榻遺言

卷之二

七

東宮出乃已日爲常各講官無不見之荆人既使徒黨造言招邀南北言官論我然迄無應者而楚人少卿曾省吾者荆人幕賓用事者也爲力更甚省吾有門人曹大埜爲給事中省吾乃荆人意嘆大埜曰

上病甚不省人事事皆馮太監主行而馮太監者卽張相公也張望君舉事甚切若誠以此時劾高老事必濟張秉政必大用君可永享富貴又尙寶劉奮庸者躁急孟浪人

也俸淺而求速化甚力屢托鄉人爲言予甚薄之以是有怨言而省吾亦遂收與共舉事於是三人日相聚爲謀會當外補科官而荆人卽傳示大埜曰聞高老欲陞君僉事矣於是奮庸卽上疏陳事暗論我而不明言以引其端大埜卽日上本劾我十大忠不謂此秦檜嚴嵩更甚而五日一叩之說卽爲首件應荆人之謀也時

上病甚見疏大怒命處治大埜司禮監擬

病榻遺言

卷之二

十

旨曹大埜這厮排陷輔臣着降調外任而保馳與荆人商量荆人遂抹去這厮排陷輔臣及降字而改曰曹大埜妄言調外任蓋旣不能護庇則姑爲輕緩之辭且以示人謂上不甚爲我怒也擬上

上額之遂發行而荆人則封一帖告我曰曹大埜是趙大洲鄉人聞此事是大洲所爲蓋欲掩已而推以與人爲先入之說惑我也又日聞大洲布散流言於南北今北果有